

吴乘窃笔 （明）许元溥 撰

●吴乘窃笔

○陆德原

王闻修《苏州志·陆德原传》跋云：冯元成尝草德原小传，言其散家财，出家为道士，不知何所本？黄潛撰《德原墓志》，志其生平甚明，何尝有出家之说？《草堂雅集》中叙德原，出于德原卒后，亦无此说，其为妄传无疑。周安期谓德原出家，盖本杨君谦《苏谈》尚未考。按闻修此论极为详审，今考《苏谈》所载原云：元时富人陆道原货甲吴下，为甫里书院山长，暮年对其治财者二人付以贖历曰：吾产皆与汝，惜为汝祸耳。道原遂为黄冠师，居陈湖之上，开瑞云观居之，改名宗静，又纳贖为道判，时称陆道判，其故宅今为竹堂寺。乃知陆德原与陆道原虽同时、同官、同姓而不同名，本末原自较然，何遂认为一人？元成既一误，而安期又再误，特笔之于此，庶不令杞菊先生胡卢地下耳。至于冯氏传德原有“散财出家”之说，其谬实祖述《七修类稿》，闻修亦偶忘之邪。

○徐莘老陈郛

徐莘老浦城人，夙之子，以荫补官，调平江府长洲簿郡，以廉能荐就升长洲令，累迁至礼部尚书。陈郛字彦圣，建阳人，第进士知昆山县，岁饥，属邑希部使者意不敢蠲赋，郛曰：岁俭而赋不蠲，流转沟壑何以字民？竟蠲之。后迁太府丞，请外除闽漕，以元祐党坐废。郛性清鯁，历官五十年，犹为寒士。按二公皆宋人，为吾吴名宰，见《八闽通志》。而范卢王《三郡志》及《长洲（志）》、《昆山志》、《吴中人物志》皆缺而不录，未知孰是？

○丁谓

王济之《姑苏志·丁谓传》全抄范石湖《吴郡志》文一篇，才增减数字而已。范《志》云：国朝吴人至相位者始于谓。而王《志》亦因之竟不改。国朝为宋朝草率秕缪至此，真可笑也。崇祯初，王闻修学宪曾修府志，目列丁谓，而文相国，大不以为然，直欲删之，不知谓虽奸而居乡，瑕不掩瑜，传中有褒无贬，何不细考旧文邪？惟卢公武《苏州志》不入谓传，盖人物一门意主简严耳。

○节妇高氏

《洪武实录》二十六年十月旌表节妇高氏。高氏苏州府长洲县民张德妻也，年二十五而夫亡，姑何氏怜其少欲嫁之，高氏自陈愿攻纺绩，奉姑训子，誓不易志。事闻诏表其门，为旌节之门。按《长洲县志》载，列女如晨星，宋止一人，国初止四人，而事迹多不详，此亦其所轶者。《姑苏志》列洪武旌表节妇共四人，亦不及区区姓名，顾得之朝而失之野，伊谁责邪？

○柳道传

《姑苏志》载柳道传尝寓甫里，又载其暑中迁寓甫里。《精舍诗》则言之似凿凿可信矣。按黄晋卿为作墓表，宋景濂为作行状，述其游历甚详，而不及甫里，惟题其集后有云：尝西游吴中，名之曰《西游藁》，盖尝到吴门，未必到甫里耳。余阅《柳待制全集》二十卷内，有诗五百六十七首，而迁寓诗未曾载，疑为假托，即文中止有《甫里书院记》一篇，亦不自言寓兹土济之，果何据而书之？当是因书院记而传讹矣。考卢公武《苏州志》亦不入柳道传而犹收迁寓一律，殆传疑之意邪？

○虎邱遗事

王栖霞善射，尝与文士游虎邱寺，平野霁日，先以一箭射空，再发中之，江东文士梁肃以下咸歌咏之，见《南部新书》，而王仲光、徐仲山《虎邱志》俱遗之。

○钱叔宝文粹

《姑苏名贤小纪》叙钱叔宝有云：所纂有《续吴都文粹》。《吴都文粹》者，盖乃宋郑虎臣所纂，而续为数百卷，吴中故实将无逾此，惜世渺。好事者莫为梓行，亦未有副在名山也。按：《续吴都文粹》乃叔宝二十年博按精掇所得。嘉靖乙丑，王中丞公讳庭为之序而未梓，叔宝晚岁曾手钞装成巨帙，向为蒋氏所购，后乃归余。乙酉夏遭乱，篋中书尽失，此幸先期携之出郭，鄞文秘牒，真迹宛然，殆有神物护之邪？卷凡五十有六，又《补遗》一卷，世多遥慕而罕覩文，文肃讹传为数百卷耳。且皆以诗文类编，不涉事实，即《吴都文粹》虽郑公所粹，要皆取材于范文穆《吴郡志》，绝无增减，亦见古人服善心虚，今人不及也。

○楼上秀才

周大有字逸，永丰人，洪武中以监生擢任兵科都给事中，时甫弱冠，天才逸发，高皇特加宠异，使读书楼上，呼为“楼上秀才”。廷有大议，时一召对，后为朝贵中伤，谪戍辽海。永乐中用荐者召复原职，未几治水吴中，病卒千苏之卧佛寺。夏原吉为棺殓而归之，见周氏《文献纂要》。按《水东日记》载，永乐中夏忠靖公治水苏松，与某给事中同事，殆即大有耳。《姑苏志》宦迹不为立传，即夏原吉传亦不存，其姓名遂无有知之者。

○昆山人物补

顾晋字进道，仲瑛次子，好读书，性不爱浮靡，见趋竞者不与交，贞素自守淡如也。字法古甚，其诗法有玉山之风云。陆元泰字长卿，先世故宋进士，以贵雄一邑，至长卿不求显达，而专志书史，家声不坠焉。顾元臣字国衡，仲瑛之子，年少能读书，作诗俊爽，世其家者也。顾佐字翼之，仲瑛兄仁之

子，好吟诗，时有惊人句，盖以渐染玉山之习云。张希贤字希颜，读书儒雅，酷志作诗，好古物图画，列左右人，间欲得之者，即便持去，无所顾惜，趣尚可知矣。右五人见杨廉夫《西湖竹枝词集》中，为《菽园杂记》所载。而方矫亭、王闻修、张元长《昆山人物志》俱不录，岂因薪积遂致烟销邪？

○吴楚争桑

《姑苏志杂事》载吴王僚时，吴边邑处女与楚边邑卑梁之女蚕争界上之桑，二家相攻，吴不胜，更相伐，灭吴之边。吴王僚怒，使公子光伐楚取居巢钟离。考《史记》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（《伍子胥传》又作两女子争桑）。两家交怒相攻，灭卑梁人，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，楚王闻之，怒发兵灭卑梁，吴王闻之大怒，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，遂灭钟离居巢，楚乃恐而城郢。《吕览》：楚之边邑曰卑梁（《吴越春秋》作脾梁，与吕氏略同）。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，戏而伤卑梁之处女，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，吴人应之不恭，怒杀而去之，吴人往报之，尽屠其家，卑梁公怒曰：吴人焉敢攻吾邑？举兵反攻之，老弱尽杀之矣。吴王夷昧闻之怒，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，克夷而后去之。吴楚以此大隆，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，大败楚人，获其帅潘子臣、小帷子、陈夏鬻，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。按：《史记》、《吕览》二书所纪，已自抵牾。郡志自应备录，今既简略，而又有异同，何以示信哉？

○郑虎臣

郑虎臣为吾郡人，卢王二志俱不载其事迹。考《山房随笔》云：秋壑在朝，有术者言平章不利姓郑之人，因此每有此姓，为官者多困抑之。武学生郑虎臣登科，辄以罪配之后，遇赦得还。秋壑丧师，陈静观诸公欲置之死地，遂寻其平日极仇者监押，虎臣遂请身为之，乃假以武功大夫押其行，虎臣一路凌辱，至漳州木棉庵病，泄泻踞虎子欲绝，虎臣知其服脑子求死，乃曰：好教作只恁地死。遂趯数下而殁。按《宋鉴》谓虎臣以父尝为似道所配，欲报之，忻然请行。又谓舟次剑州黯淡滩，虎臣曰：水清甚，何不死于此？似道曰：太皇许我不死。俱与前说相戾，未称陈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毙于狱，岂为权奸报复邪？

○周砥

《艺苑卮言》云书法，又有周砥者不知里闾。按：周砥字履道，兰陵人，幼学举子业，且力意作诗，不泛交，来游姑苏，与顾玉山聚首弥月，过草堂即往鸿山，与倪雲林最相友爱，故其诗画亦似之。见顾阿瑛《草堂雅集》。又《无锡志》称周砥少豪放，工诗，高季迪、徐幼文皆爱之，号东皋生，与荆溪马孝常友善，有《荆南唱和集》，尤善山水，后从军去，至正壬寅歿于会稽军中。又《姑苏志》称周砥本吴人，号菊溜生，尝寓居无锡，徙宜兴之荆溪，晚

归吴中，复与高杨诸人结社，效东坡书甚工。又《高季迪集》亦有“城西客舍送周著作砥诗”，原系闻人，而弇州却未曾见，咄咄怪事。

○于原鲁

于原鲁不知何郡人，洪武二十二年知嘉定县事，《姑苏志》及龚浦、本邑二志俱失载。今见练音有“题唐公铉瞻云卷诗”，可以想见其人也。

○僧自祭文

《侯鯖录》云：东坡曰：近岁苏州有一僧，旷达好饮，以醉死，将瞑目，自作祭文云：惟灵生在浮提，不贪不妒，爱吃酒子，倒街卧路，想汝直待生。兜率天尔，时方断得住，何以故浮土之中无酒得沽？按此人磊落可喜，堪备卢王二志释老之遗。

○八尺

《涌幢小品》云去吴江可二十里，地名八尺。余询之县人，问名起之义，皆不可得。后考之则宪庙选妃江南，嘉禾以姚氏女应，女发素种种不盈尺，过平望二十里，一夕发委地可长八尺，入宫拜安妃，因以名。妃生寿王勋，父母皆物故，其弟福负贩菜市中，即授锦衣卫指挥同知。按：《陆放翁集》有“过八赤遇雨”绝句。《杨诚斋集》有“过八赤遇雨”三绝句。则八尺与八赤可通称，其来旧矣。《姑苏志》亦称村名八赤，朱氏何不考而率尔下笔欤？

○万二

《禅寄笔谈》云：洪武初，嘉定安亭万二，元之遗民也，富甲一郡，尝有人自京回问其何所见闻？其人曰：“皇帝近日有诗云：‘百僚未起朕先起，百僚已睡朕未睡。不如江南富足翁，日高五丈犹披被。’”某叹曰：“兆已萌于此矣。”即以家赀付托诸仆能干掌之，买巨航载妻子泛游河湘而去。十二年江南大族以次藉没，独此人获令终。按《姑苏志》无万二，万二疑即沈万三秀耳。

○郑霖

郑霖，天台人，号蒲溪。宋嘉熙承议郎，知嘉定县。练音载其集《仙宫纳凉诗》，而龚志《职官题名》亦不录，浦志但称为天台人。

○张鉴

张鉴上虞人，字克昭，号哦松。正统初由贤良方正任嘉定县丞，才识过人，长于政事，尝奉檄诣宝山捕虎，练音有《杀虎歌》，及载浦志，而龚志亦失之。

○尼惟久

梅氏直龙图阁，梅询之女幼聪慧，乐于禅寂，因从夫官豫章之分宁，参死心禅师于云岩，既于言下领旨，寻以偈伸赞曰：韶阳死心，灵源甚深。耳中见

色，眼里闻声。凡明圣昧，后富先贫。利生济物，点铁成金。丹青徒状，非古非今。死心问之，曰死心非真，向什么处赞？若赞死心，死心无状。若赞虚空，虚空无迹。无状无迹，下得个什么语？若下得语，亲见死心。对曰：死心非真，真非死心。虚空无状，妙有无形。绝后再苏，亲见死心。于是死心笑而已。灵源禅师遂以空空道人号之，自尔丛林知名，然道韵闲居似不能言者，至于开廓正见，雅为精峭，后于姑苏西竺院发为尼，名惟久，宣和六年跌坐而终。按：此王济之《姑苏志》不载，王闻修《新葺苏州志》比邱尼止录三人，识此以补其遗也。

○稽昭

《菽园杂记》云稽昭苏州昆山人，正统六年任知滦州，涉猎古今，莅民得体，尤善楷书。十三年以外艰去，至今不忘其善，此《永平府志》名宦条所载，然昆山未闻有此人，岂其先流寓他处，出身籍贯犹书所自欤？记以备考。按：稽昭字克明，长洲诸生也，善泥金书。永乐中以荐召，擢滦州知州，赴京时赵宗文有诗送之，今见《莆里志》，不知郡邑诸乘何故俱遗之，宜文量之无从寓目也。其云正统六年任，而以长洲为昆山，则志之譌耳。

○许思温

《河渚笔记》云：许思温字叔雍，直隶吴县人。洪武二十九年贡入太学，除监察御史，改揭阳知县。建文中复职，升北平副使。靖难兵起，署大兴县事。永乐元年以守永平功，升吏部左侍郎兼春坊赞善，二年进尚书，六年卒于狱。洪熙初追复原官，遣官祭其墓，官其子俊为太仆寺丞。雷司空《列卿记》如此。王汝玉所撰志铭则云：永乐元年，以守城功升行在吏部左侍郎，二年迁兼左春坊左赞善，三年丁父忧，命强行视事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以疾卒。岂以卒于狱为讳邪？雷纪亦不详下狱事，但以春坊下狱，至洪熙而赠官遣祭，岂公以汉庶人谮，与黄淮同系者邪？果尔则何必讳也？志言叔雍不能与物低昂，故名立而毁随之，幸逢圣明之世，竟以自全。而其题则曰：通议大夫，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赞善，赠资善大夫、行在吏部尚书。雷纪所云二年进尚书者，似不实，而洪熙中之蒙赠典信矣。夫公之系死，原不必讳，至讳其死，而并朝廷赠官，遣祭荫子，煌煌大典皆隐而不书，是何所见哉？然则志传之不足凭也，信矣夫！信矣夫！按闻修此论，洵属闾幽。尝考《永乐实录》，元年七月改北京刑部左侍郎许思温为吏部左侍郎，二年四月命吏部左侍郎许思温兼左春坊左赞善，六年六月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赞善许思温死于狱。思温字叔雍，苏州吴县人，由国子生署刑部主事，累迁北平按察副使，上靖内难，与有城守，升北京刑部左侍郎，岁余改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赞善，至是以坐累死。合之志铭昭然可信。王汝玉以同官铭同乡，岂应有误？至其以卒于狱为讳，而

并漏身后赠荫及祭，则犹有说。国初网密，如王常宗、高季迪之见诛，当时辄不敢直笔，况坐累尤难触实者乎？则固不得不讳也。叔雍没于永乐六年戊子，距洪熙元年乙巳汝玉且没十载，计墓中之石或已久埋，则日后之赠恤加荣即欲补入而无由矣。及考王文止题曰：明故通议大夫、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左赞善许公墓志铭，而所谓“赠资善大夫、行在吏部尚书”十一字，则必其后人于洪熙时所增，原笔盖无有也。又考《姑苏志》称其以守城功升刑部左侍郎，奉表入贺，转吏部左侍郎、左春坊左赞善，尽与志符，复云署尚书事不无小异焉。此雷纪有二年进尚书之谬所自来耳。许、王二公皆吾郡名臣，余方有《古吴文献》之役有疑，不敢不析九原，可作试以质之闻修。

○王希默

《清异录》云：吴门王希默简淡无他好，惟以对镜为娱，整饰眉鬓终日不倦，以杜甫有“勋业频看镜”之句，作《策勋亭》。按：此微琐不足存，然亦可备杂事之一，以资吾乡美谈。

○史彬

《逊国忠纪·史彬传》略云：彬字仲，彬吴江人，洪武二十四年以税户应诏，缚贪纵官吏六人，廷见高皇，俱付法司论死。上命主政户部，彬顿首固辞，赐酒馔及钞给驿舟传归。建文即位，越五月诏起山林才德士，有司以名闻，属御史刘有年上仪礼十八篇兼叙彬明德，特诏来京陛见，试四书疑一道，钦授翰林院侍书。元年正月，遣往衡山告，即位四月，上与方孝孺等议更定官制，彬疏谏以安静法祖为言，不报。七月尹昌隆面奏燕兵威势甚盛，劝上让位守藩，彬执笏挥之曰：昌隆狂言惑世，请加速诛。二年疏均江浙赋役，从之。三年正月，副工部尚书严震直督饷山东，十一月省亲赐敕命。四年三月陛见授侍读学士，六月十三日大内火起，上从鬼门遁去，从者二十二人，彬与焉。随至吴江之黄溪，奉上居所居之西偏曰“清远轩”，旋改题“水月观”，亲为篆文，后往襄阳，复之重庆，卒遇上于白龙山深处。上泣问携得方物否？因各以所有为供，久留始行。庚子八月彬复造白龙山，历两月一比邱引之行，见上于阳庵。洪熙改元，又往云南，方入湖广界，遇上旅店，偕下江南，欲重游天台也。宣德九年，上复至彬家，彬已故矣。子晟迎供五日，彬以从亡故为仇讼凡有十七。宣德二年三月，竟死狱中，书有《致身录》一十八条，付其子晟存之。按史彬姓名，从前逊国诸书与莫鲈乡吴江旧志皆不言及，言之自《致身录》始尝览。《致身录》窃疑二百余年来表章者指不胜屈，诸臣事犹半湮，兹何一书晚出而反详尽也。据其书谓让皇两至江南，文皇初法令严切，松陵密迹，金陵何以得免？且侦探綦密，郑和至特入西洋，岂滇蜀楚可仆仆往来邪？《国史经籍志》称永乐中刘有年献《仪礼逸经》，此云建文初年事亦相忤，及读所载建

文即位立储、赐减田租诸诏，与过吴江诗，何以更不见他书？种种骇闻。近日钱御冷阁学辑《皇明表忠纪》及《逊国轶事》亦收之。而弘光朝甲申九月管诚斋少宗伯有请谥疏，遂以史彬冠从亡诸臣为之入告，钱牧斋、李映碧二先生据吴文定墓表作十证四诬辨之详且核矣。溥又考《西村集》有曾祖清远府君行状，君讳彬，字文质，清远其号也，任侠行权，喜趋人之急。洪武中法制未定，贪纵者多剽民以自润，因与诸少年缚其魁献阙下，天子为戮其罪人，赐食与钞给驿舟归家。亡几改行，自励务忠，谨以力田起家，为税长县官，交誉之。洪武诏天下有户绝田芜者，许民自垦而薄税之，然法令重失实者，胥吏舞文要求百端，他人不敢报，府君独慨然曰：天子德意也，吾辈岂可惧祸以殃民乎？遂条上奏，可得减税若干。有黠民率其党诬府君以不法事，遂逮下狱，不即治竟死狱中。宣德二年三月十日也。子五人，晟、闵、昊、昌、昂，其状略如此。西村乃宏正间词客，名冠一时，如祖烈可扬，决不待万历朝始藉他人润色，乃知事实不过为税长，而缚贪纵及瘐死，有子而已。与逊国仕宦从亡风影无涉，伪造何人？字字说梦，若非后昆有遗文且传疑千古。西村旧有刊集，世亦罕传，余更从裔孙文学辰伯获睹其家藏钞本，比刊本更倍中，有清远行状，此吴文定墓表所从出也。故敢为纠缪，以俟作史者采焉。复阅金坛《史氏家谱》，有永乐甲申会魁名彬者为翰林，庶常此则姓名、官爵偶同，或妄人借此缘饰以欺天下后世乎？子虚亡是之谈可笑可恨，盖不待南董而后削之矣。

○洪武安民帖

余族多世居平江之汲水桥，国初尤盛，至今犹家藏一帖，上有玺一颗，又半颗文曰：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：说与户部官知道。如今天下太平了也，止是户口不明白，俚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，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，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，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，写得真着，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，都取勘来了，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，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，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，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，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藏了的，将那有司官吏处斩，百姓每自躲避了的，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。钦此。除钦遵外，今给半印勘合、户帖付本，户收执者。洪武四年月日。按：读此知高皇不徒用法之严，安民至意何等明白晓畅？视盘庚之诘屈聱牙，岂可同日语哉？

○塔心发愿文

瑞光寺为吾郡名刹，一塔相传赤乌年建，崇祯庚午竺上人以久圯募修，轮奂突然。癸酉六月二十五日为异风吹下其顶，铁轮皆堕，遂议重葺，竺上人特走荆州，得千年古楠二本为塔心，于甲戌十月二日易去旧木。旧木有镌文云：宋故安人李氏四十八娘，悟真施瑞光禅寺塔心木以一百六十缙营浆水，架以

助植立，今口级庆成而逝者不及瞻，兹胜事惟冀慈尊照其初心接以神力，顿洗六根之障，迳登九品之生。淳熙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。夫朝散郎新充提领户部犒赏所主管官，赐绯鱼袋陈崧卿谨作礼以识。按《后山谈丛》载徐之南山崇胜院主崇璟故王姓也。熙宁中修殿大像，腹中得画像，男女相向，衣冠皆唐人。而题曰：施主王崇璟，岂其前身也邪？此塔心木为余妇王簪珥所喜舍，夙缘将毋类，是发愿文亦何须作？正恐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尔。

○叶祐之

叶祐之字元吉，吴县人，弱冠志学而未得其方，先儒所是者依而行，所诃者必戒，如是十有七年终未相应得。杨敬仲绝四碑一读，知此心明白广大，异乎先儒缴绕回曲之说，自书读书行，已不敢起意，后寐中闻更鼓声而觉，全身流汗，失声叹曰：此非鼓声也。如还故乡终夜不寐，夙兴见天地万象万变，明暗虚实，皆此一声，皆自己本体光明变化固已无疑，而目前犹若尝有一物，及再闻敬仲警诲，此一物方泯然不见。敬仲示以诗曰：元吉三更非鼓声，慈湖一夜听鹅鸣。是同是异难声说，何虑何思自混成。炉炭几番来暖热，天窗一点吐圆明。起来又睹无穷景，水鉴澄空万里清。见《圣学宗传》。按：吾郡人物以理学著者绝少，惟玉峰魏庄简公一人，若有宋濂洛诸贤标名罕见，此以绝无而仅有，不可不垂光简册也。

○流寓四方

东冈生吴人，亡其姓氏，元末读孙吴书，事藩镇有功禄食矣。未几归吴，职方以尝事军中例戍于郢，居十年登览无不至。一日不乐，诉上官去省其亲，买药都城市，市人不识也。都中良医师多知之，得生药辅其方，病辄良。已又不乐，复归于郢，益不事事，惟酣歌觞咏而已。尝与唐志淳登阳春台下瞰汉江北，望襄樊诸山，尽然叹曰：吾安得如庞德公者与之游乎？因泫然呼酒饮数升酒，已复怅然为楚歌声乌乌也。见《承天府志》。朱文民，字士文，世为苏之长洲人，祖明之，父彦客，俱博学隐德，士文生而秀异，才识过人，稍长父遣为邑庠弟子员，洪武中以春秋中京闈，乡举人太学毕业于仪曹主事。曾士最后登进士，授行人，出使有能声，迁兵部职方主事，会诏下在京文臣亲族有获罪责者皆听免去，适士文之族洼罹刑宪，遂陈请罢归，栖迹林泉，诗书觞咏之，适泊如也。士文聪敏多艺能，家居久之，有以其才艺荐者，征授织染局副使，辞再四始就职，遂徙家上元，因占籍焉。洪武甲戌以疾卒，年三十八，见《金文靖集》。李昊，字志远，举成化己丑进士，忻穆王出阁诏选讲读官，荐授翰林院检讨，日侍左右，敷陈淳切，王甚重之。甫四月即为昊父母请封，遂得请。癸巳王薨，昊哀痛甚久，弗能释，有以且改他官慰者，昊艴然曰：王犹父也，忍其死乃他望邪？寻改南京礼科给事，丁内艰补工科，升浙江布政使司参

议。昊在言路因黑青之异，力陈时事当罢行者，及勘辽东军饷覆侵牟赏匱竭，辽人称之。在浙值绍兴水灾，辄宽民逋负。湖州创孝丰县，营治勤剧，嘉兴百户陈辅以众劫府库提兵分捕之就擒，寻以外艰调长芦都转盐运使司同知，又升广西太平知府，遂请老归南京。昊先昆山人，大父构洪武初以闾右徙上元。父彦辉号松月，有隐德，昊少警颖，从张篔庵节之学诗文，故有原委，所著《坦拙藁》十卷、《谪居集》四卷，藏于家，见《储柴墟集》。王鉴，吴郡人，国初籍应天，弱冠游京庠，即好为古文词，成正德辛未进士，冢宰扬邃庵公令观政者各以文字见，鉴作《原治》二篇，见之称赏不置，时文选缺主事已久，每持缺至公第言缓之，及鉴名上，公遂自注之官吏部。性不饮酒，复寡交接，公退坐一书室，如儒生卷不去手，有得即书之，积累甚富。武庙南巡，以谏死杖下。见《西冶存藁》。按郡邑志例但纪四方流寓，而不及流寓四方者，余不揣凡陋，拟另创一门以述上，世惟桑之，谊阐幽补阙，实冀同心，互为扬才乞，故偶引四人以况其余也，未审具眼其许我否？

○清宁处士

清宁处士徐姓名某，长洲人，居吴宫乡之张林，抱负不群，明理识时，早年不遇，子女婚嫁毕，自悟曰：知足知止，我则行之大德。甲辰卜地于西山之阳，结屋数间，萧然绝尘所居，后创亭以供普陀像，晨夕趺坐习定。又即山卜穴为身后计，旁构一斋曰“无碍”，对筑二亭于前，东曰：“怡闲”，西曰“蒙泉”，凿池屈曲之，引流种树，以为休息之所，幅巾杖履，童鹤相随，徜徉林壑。佳时令节必会亲朋，素崇三教，若名士高僧羽流，皆虚襟延纳，虽老以好善著闻。方外张真人锡以“清宁处士”之号，因名其庵曰清宁，本无相，赵松雪为书匾，年七十七，延祐丁巳二月卒，葬山下。其友沈寿作《清宁居士碑记》。子文礼，字和甫，父没克遵隐操，弃谢世缘，居山庐。墓见《甫里志》，他书所未有也。

○郑明德

张受先《太仓志》云：郑明德，旧志不详行实，盛彧传有郑明为诗文交，或其人欤？按：郑元祐，字明德，处州遂昌人。儿时乳媪提携右臂脱骭，左手写楷书规矩备尽，世称一绝，自名为尚左。生父石门高士元，初徙家钱塘，十年不出户庭，千书无所不读，时咸淳诸老犹在，皆折节下之。父卒移居姑苏，从学者户外之屦恒满，省台交章以潜德荐，自因臂疾不愿仕，素不喜著书，尝谓学者曰：经则经也，史则纬也，义礼渊藪在是，学者能尽得古人之意者鲜矣。况敢私有所论述乎？后荐授平江路儒学教授，升江浙儒学提举，有《遂昌山人杂录》一卷、《侨吴集》十二卷行世。考苏昌龄所作墓铭及卢王二郡志，全与他邑不相涉，不知张明仲旧志何以收入太仓？相沿失考，舍名呼字，又

不作流寓而祀乡贤，疑误后人，急须改正耳。

○周兴

周兴字谷宾，号跛樵，一号蓬轩，先世云问人，祖徙居甫里。永乐初，姚广孝以旧友荐之，文皇召试梅花诗称旨，拜官博士，志不欲仕，自毁一足，以疾辞归，徜徉林壑以终。有诗集若干卷，兴后以字行，一作国宾，人称为宾斋，幼事亲孝，曲江钱主静尝馆其家，为作眉寿堂记怡云轩序，又各有诗以扬之后裔，手迹宛然，梅花诗三百六十首，或云每首梅字起止，今绝不传，遂同广陵散矣。按：兴当入隐逸传，其高风可续天。随阅《姑苏志》、《长洲志》、《吴中故实记》、《东吴名贤记》、《续吴先贤赞》、《吴中人物志》、《中吴拾遗》、《姑苏名贤小纪》，皆轶其姓名，仅载于《寓圃杂记》，而《皇明风雅》亦偶存其诗。即此推之，吾郡名流之湮没而名不彰者，可胜道哉。

○百岁外人

吾昆七保有李魁者，生于正德间，至万历甲寅年百有二岁，以田为生，每岁以输租一至业主家，生平不识县前何状？是岁县令陈公延为乡饮大宾，士大夫或遗以履袜，乃其生平所未有者也。或问翁于欲事若何？讶曰：何谓欲事？或言男女交合是也。乃掉头曰：此事自六十以后不复有矣。其朴而寡知若此。明年遂卒，见《河渚笔记》。近日闻甫里东六七里地名绞上，富室金氏有一媪，相传为嘉靖辛丑生，至庚寅春始下世，盖百有十岁，值乱世而居荒村，风鹤频惊，期颐尤为难得。国初有周寿谊以上寿，特闻年一百十六岁，一时名流各赠诗以为荣，然三人皆出昆产，岂玉峰佳气所钟，山为仁者寿非邪？。

吴乘窃笔